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五

唐古

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賢媛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常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

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

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有蒙袂袂。履負貿貿而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於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

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

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

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

及婕妤好。婕妤好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

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

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素隗妻。後漢書：素安傳曰：隗，字次陽。馬倫是季

長女。列女傳曰：班姬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令

妻女習焉。倫有名於世。妹芝，亦有才義。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

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

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

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

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

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

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

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

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

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與文為辭宗。融為

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

王云銅雀臺上妓
去復在邪

無子。興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下皇后。瑯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

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列女傳曰。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躡妻。穎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躡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

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

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

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任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

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竒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任至河內太守。竒

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

客至。婦令婢視之。還荅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

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

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

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

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

王云得婦如此故
當耐其奇醜

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選

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自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

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

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道不定。中道還取。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恩恩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

王云惜不載其書

又云高識至此幾
可與司馬宣王對
付

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
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
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
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
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
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
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
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語。便無所憂。
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
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
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
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
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

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
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

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

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
廣。字公淵。王凌

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
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凌誅。并死。

臣謂王廣名士。豈以
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

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

王云讀史至王章
妻王經母未嘗不
流涕也

王云註駁大迂且
忽下臣字詎是孝
標語

世言補
卷五
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

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

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

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

昭。經諫曰。昔晉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

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

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

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

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

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

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暘于寶

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

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

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

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

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

窺之。可乎。春秋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

盤飧。寘璧馬。公子受飧反璧。他日二人來。妻勸

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

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

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

晉陽秋曰。濤雅

世說補

卷五

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

婦人集曰。充妻

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誅。徙樂浪。

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即廣宣君也。

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

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

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

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何物。

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

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救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

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

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荅詔。以

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

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

肯還謬矣。且郭槐疆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李平陽秦州子。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

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俊忠瑯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

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

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

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

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

王云駭是

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

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

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

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

劉云方幅者四面
看得一様也

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

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

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俗。皆此類。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

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

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

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

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

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

劉云兩婦著書

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鍾郝為

姊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晉書曰。渾初襲父爵京陵侯。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俛宿。于時冰雪積日。俛室

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俛母湛氏語俛曰。汝但

劉云富貴可致此髮不可為也

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

鬢也。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

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

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俛追送不已。

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俛猶不返。逵曰。

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俛迺返。逵及洛。

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俛父丹娶

新淦湛氏女。生俛。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俛。使交結勝已。俛少為尋陽吏。鄱

陽孝廉。范逵嘗過俛宿。時大雪。俛家無草。湛徹所卧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

王云註顧榮下有刊落

世諺補
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劉云真陶母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餧餉母。母封餧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鯪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

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

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

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

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閒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劉云何其傾吐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

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

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

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

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誅。將戮玉臺。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

曰：友字惠彥。司空冰第

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譜曰：

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闔禁不內。女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

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

劉云言足短不能自行。曰人而行。明其無它。然子婦稱其小字。不以為恠。

王云此直妒耳。何足稱賢。

劉云語悉世情。可以省。

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郎曰：

司空。惜也。郝曇別傳

曰：曇字重熙。鑿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王家

見二謝。傾筐倒屣。

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

下鞠

範之。母之外孫也。別見。

荅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

物。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

冲娶瑯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

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郝氏譜曰：超娶

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

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

劉云有女子風致愈覺撒蓋之俗

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

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

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

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

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

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之

妹。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

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

王云此豈女弟待兄言註誤矣妹當為姊

劉云晉時尼章七
如此

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

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

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

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

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

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

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簾矣。時人重其言。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

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荅曰。王夫人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

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荅曰。髮白齒落。

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

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下鞠是

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

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

世說補 卷五
日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温之孫父濟給事中叔
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
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殷撫屍哭曰
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汝父昔罷豫章
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宋明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
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
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
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

后在家為傭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邪王僧朗
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
后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岷南史曰

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悱梁書曰
敬業東海剡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尤
為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
觀此文于
是閣筆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

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

綠衣乘簡者。謂之參軍樁。

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

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

罷戲。

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降柳潭。

元相得罪。

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曰。載。驕旅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

擢拜中書。以貪恠伏法。

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

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

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

堅不從命。

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

女。右丞維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有奩幌資裝。盡爲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甲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婿同時俱在政府。又不應婦翁卑體于女婿。則載妻爲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爲韞秀。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相抵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唐書曰。時溥。彭城人。黃巢

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

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

為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

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

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

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

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書曰。黃巢。曹州

長為亂。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

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

祖姊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

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

邪。太祖默然而出。何氏云。太祖姊。即魏國長公

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有姊一人。未筭而夭。追封陳國長公主。豈即此乎。

術解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

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曾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

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

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

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

季札觀吳。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

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春秋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為之

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濤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我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謹噓。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

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涿用。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至微

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水經注曰。

蜀中錦工織錦。濯之江流。則錦至鮮明。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

涿刀。言雜涿水。涿水出廣魏涿縣西北。不可用。取水者捍

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

於涿津覆水。遂以涿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

納鐵珠蒲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元別

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陶弘景刀劍錄曰。蜀主劉備。嘗令蒲元造刀五千口。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

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

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

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

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

荀試以校已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

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

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

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

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

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

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

劉云薪豈知勞而
烟氣亦異邪

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鍾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

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

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荅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烏子相冢書

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毋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

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劉云診之似達禁
方又隘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
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
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
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
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
經方。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
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

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頃來
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
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
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大業拾遺

記曰。大業二十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
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
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
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
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
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
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
帝召宮女。問汝自為之邪。曰。道塗兒童。都唱此
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
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

世說補 卷五
宮中吐艷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為。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

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

時俊決。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

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李龜年。楊太真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代之名。

嘗至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

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

州薛滿

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

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

衆樂遂和。劉昫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

中。拜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

七。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世說補 卷第十五
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為朋黨所構。貶崖州司戶。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五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巧藝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嘆異之。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傅玄彈碁賦叙曰漢成帝好蹴鞠劉

精王云如此駁皆極

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碁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

為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

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拂碁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壤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

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錄

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輓轡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甥，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

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最會

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

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劔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

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

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

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

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

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

馬。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菹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詭。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

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

裴楷雋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

之贊也。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荆

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

取目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

日。日一作月。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

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

愛之。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

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寶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

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眾賢。非無

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材。婉

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駱驛飛馳。可謂王之蓋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

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

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

而已。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

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

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

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

朝山水第一。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寵禮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紀明。並知名顯達。稱為涼州三明。時有以貨得

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

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

論夫

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

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士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相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砥疇結駟。正色徒行。嫗嫗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温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今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信信。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積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今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憂北堂上。抗
麟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
造河南尹羊陟。
陟承後漢書曰。羊此是命矣夫。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不
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
門。既通謁。尚卧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屣，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乃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

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

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王丞相常懸一塵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

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

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王云何器小乃尔
表虎所以恥為伍
也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

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

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還下車呼其兒

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語之曰。百人高會。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

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

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

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鵠髦

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苟令則為量水。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

晉書曰。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

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時泰山胡毋

彥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傳暢。

晉書曰。暢字世道。祖嘏。魏太常。父祗。

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秘書丞。尋没于石勒。勒甚重之。

以為大將。中山劉輿。潁川荀邃。

晉書曰。邃字道玄。祖勗。尚書令。

父藩。司空。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

河東裴遐共

齋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

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

便就馬廐下。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

護軍大驚。卽與孝孫長假。

劉云此織悉曲折可尚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暘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荅。須臾。真長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宰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趙悅子。

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

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劉云悅子自佳

羅君章為相宣武從事

命合為部從事。相溫臨

州轉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

相。

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相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

相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

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相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下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下許。云。下

官疾動不堪坐。下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

被須枕。下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下語曰。我

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冤句

人。祖暉。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意。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

官至鎮西將軍。

王僕射

也。儉。

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

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

曰。昔袁公

也。祭。

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

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緬與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泛淶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

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射。性清廉。唯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世隆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

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

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

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

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孔休源。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

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

為晉安王長史。簡文初封王深相倚仗。嘗於齋

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太子亡後。召休

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子。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家貧。求宰縣不

遂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
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
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
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
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
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住之心望高巖瞰大澤
知此難立止恒自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
卽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
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
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
書焚香拜受二宮及侯王賢要相繼贈遺多不
納縱留者亦作功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
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

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
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
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

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
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
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
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
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
之勢事隋高祖隋書曰帝諱堅姓楊氏漢太尉
在不疑震之裔父忠事魏及周封隋公
至堅進爵為王明年稱帝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
七寶莊嚴公

韋綬在翰林

唐書韋貫之傳曰貫之八代祖夏
郎有重名貫之伯兄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
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
慎致傷晚多心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唐書
疾故不極其用

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冊為賢妃。六官師其德行。會綬方寢。學士鄭

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劉昫唐書曰。鄭綱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叅。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

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綱以文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

守道敦篤。就悅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

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

士歸院。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疇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初

與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召至便殿。引於御榻之前。上自

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旰庶安否。廉察

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

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

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

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為翰林學士。

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

宣令坐。以玉杯斟酒賜之。御床案上。有書兩卷。

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

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

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

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相公抃舞

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為萬古格言。

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

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為尊。每觀

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

世說補

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觀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

錢文僖守西都

東都事略曰。錢惟演。字希聖。幼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傲異之。咸平中。獻所為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州。卒。謚文僖。

謝希深。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温。皆為名儒。

歐陽永叔。東都事略曰。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

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同在幕下。一日。游嵩

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

望都城各有所懷

希深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

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晚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漸崒斗甚。則芒躡以進。抵峻極上院。躡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歧望。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頂上。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頓

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崧

輒。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忽便有塵事侵汨。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忽

世說補

卷六

古

世說補

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厨
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煇清波雜志曰。思公既貶漢東。王
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責曰。君
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况其
下者。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
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
動。四座
偉之。

任誕上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
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
以不荅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
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
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
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慚色。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
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
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
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
寧。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

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

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嘯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籍喪親。不率

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

王云豈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

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爲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王安豐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

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

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

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

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它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

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

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

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

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暘人為之歌曰山公時

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

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

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襄陽記曰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

世說補 卷之三 九

王云未聞嵇阮作賊

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

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

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逃性通濟，不拘小節。

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逃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逃輒擁護。

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

之方，莫知所出。陳郡素耽俊邁多能。素氏家傳曰：耽字彦

道，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

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

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

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

故當不辦作素彦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

「汝竟識素彦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數百斛，米求救于素耽，耽在艱中，便

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素形勢呼

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

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

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竒而釋之。後舉孝廉。元帝以為軍諮祭酒。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

攤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

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搢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

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字子光。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

劉云市井笑語

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廼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暘。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

易。能言理。性簡任。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修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

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

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

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

與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

世。時人貴其曠達。

王云季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噉名客耳。渠亦那能盡忘本。謂忘名乃今此言千載。

王云此故有致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

興未。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

知。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

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

曰。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詰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

王云達人先須去
德周顛謝鯤何乃
以色為達

千里一曲。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

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

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

間為洛市肆工。鳴鶴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類之。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

彈琵琶作大道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

劉云太真賭身奴價

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

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

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

貴遊子弟。莫不祇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

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

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嶺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

世說補

卷六

七

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篠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王云為卒計誠無喻此

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

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

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云大無賴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周祇隆安記曰。王蘊。字叔仁。小字阿

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為鎮軍將軍。亦得世譽。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

世說補
在會稽略
少醒日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

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

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

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麟。字遺民。張素聞其

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

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

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

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

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

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謝氏譜曰。謝哀。字幼儒。陳郡人。父衡。葬

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宋明帝文章志

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馬。其率此如。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六



